

祝贺张玉峰百岁寿诞精编作品集

主编 徐鹏强 于伟建

百岁寿 张玉峰

刘大为 题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祝贺张玉峰百岁寿诞精编作品集

主编 徐鹏强 于伟建

百岁玉峰

张玉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岁玉峰：祝贺张玉峰百岁寿诞精编作品集 / 于伟建，徐鹏强主编. --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40-0487-8

I. ①百… II. ①于… ②徐…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6057 号

出 版 人：陈高潮

责任编辑：陈朝华

版面设计：宋 芳

责任印制：宋朝晖

编 委 会

主 任：丁汉邦

副 主 任：孙俐君、孙淑芳、史跃峰、时振华、朱九洲、王亮行、王居明、李坤明

主 编：徐鹏强、于伟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树栋、于 喜、王忠义、张毓萱、张全忠、宋振昌、陈 蒙、高静波、韩东平、曹 峻

百岁玉峰 祝贺张玉峰百岁寿诞精编作品集

徐鹏强 于伟建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6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84255105 (总编室)

(010)64283627 (编辑室)

(010)64283671 (发行部)

传 真 (010)64280045/8425510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艺博林轩书画院

印 刷 北京永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 张 32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书 号 ISBN 978-7-5140-0487-8

定 价 360.00 元



张玉峰先生百岁照

百岁玉峰

(序)

张玉峰先生作为我市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享誉国内，知名海外。是潍坊市“潍县同志画社”唯一健在的成员。今年适逢先生百岁华诞。由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潍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潍坊银行、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潍坊同志画社、潍坊合兴美术馆承办的“祝贺张玉峰先生百岁画展”在潍坊市博物馆隆重举行，同时出版《百岁玉峰》大型画集，既是对先生百岁华诞的祝贺，又是对先生笔墨耕耘九十五载繁硕成果的展示，同时也彰显了他在美术界的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历史传承意义。

张玉峰先生于1914甲寅年腊月，出生于文人荟萃的山东潍县，名秉琨，字玉峰，号石璞，晚年以字行。潍坊文化的沃土养育了他，他饱蘸深情以精湛的艺术回报了家乡，他是我们潍坊人共同仰慕的硕颜耆宿、期颐巨擘，是艺人的楷模更是我们潍坊人的骄傲。张玉峰先生与许多同时代的老艺术家一样，没有在专门的艺术院校进修过。先生出身贫寒，自幼与潍县著名画家丁东斋先生为邻。受其影响，6岁即开始学习书画。因其天资聪颖，悟性敏捷，深受东斋先生喜爱，收为入室弟子，并得其私塾真传，曾专聘为丁氏图书录事，传为佳话。

纵观张玉峰先生的艺术轨迹，1928年，他14岁即加入“潍县同志画社”。当时潍县青年画家郭兰村、赫保真、付柳坪等组织“益社”，共同研习绘画。在此基础上，由前辈丁东斋倡导成立了“潍县同志画社”，“潍县同志画社”不仅是近代以来山东最早的画界社团之一，更是潍坊书画史上的伟大创举。培养了像徐培基、郭味蕖、赫保真、于希宁、黑伯龙、陈寿荣、张玉峰等优秀的书画大家。张玉峰先生与这些画友们朝夕相处，切磋技艺，对“潍县画派”风格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早年绘画上追宋元，尤对前起五代董源，下至元代吴镇的绘画技艺悉心研究，受益良多。他主张学画不但要学古人之笔墨技法，更要师古人之绘画神质。先生在翰墨丹青的艺术领域中广泛涉猎，勤奋耕耘，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

20世纪30年代，先生有幸结识了施佩秋先生（施公毕业于上海美专，精于山水、人物画，建国后曾任中国美协理事、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受其影响，对山水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人经常结伴游云门，登驼山，上沂山……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尽搜奇峰，广罗草稿。为得山水四季变化的真谛，曾在鲁山卜居三年，对山势风光、四季景象、风霜雨雪熟蕴胸中，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境界。大自然的壮美，山水之灵气激发了先生的创作灵感。他将对山川、草木的感悟，尽收画稿之中，“山川寓意聚为胸中丘壑，化作笔底峰岚。”在艺术的探索过程中，先生表现出多种路向的发展特征。

20世纪40年代初，在西学渐进的潮流中，他有幸经友人介绍，被故宫博物院古画研究室录为古

画研究员，在故宫大内的艺术殿堂里大量临摹了历代珍藏名家名画。并受业于黄宾虹和吴镜汀先生，眼界大开，特别是在吴镜汀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画艺大进，走向了传统文人画诗书画印全面修行的艺途。

1948年潍县解放后，先生结束了漂泊动荡的生活，回到了他深爱的故乡，他从一个由过去流落异乡的游子，转变为有固定职业的专业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提高，更激励了他的创作热情，同时，也促使他用自己的画笔讴歌新社会。以“莫对人民辜厚望，百花齐放力争春”的胸襟意境，创作出了大量赞美新社会、新生活、新事物的优秀作品，如《松壑隐居图》《荒山变良田》《锦绣河山》《岱岳壮观》《钱塘观潮》《雨洗杏花》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凝聚个人风格的佳作宝帧。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绿了书画艺苑，张玉峰先生迎来了自己艺术创作的春天。他积极组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举办展览、亲临各类学习班授课，把自己积累一生的宝贵艺术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一代，一时间驰誉乡邦，辐辏盈门，问学求艺者众。先生培养了像中国百杰画家时振华等一大批优秀画家，年轻才俊，后辈迭出，为繁荣和发展潍坊的美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玉峰先生是一位集山水、人物、花鸟于一体的多产画家。红梅、翠竹、牡丹、兰草、秋菊、红叶和田园风光的作品他皆能信手拈来，天然成趣，使人觉得超然物外。创作出一种清新、淡雅进入妙境的逸品享受。张老晚年以山水为主，先生笔下的山水，有的雄伟壮丽，有的恬静淡泊，有的浪花飞溅、波澜壮阔。奇峰飞瀑、小桥流水与一草一木中见其精神，已达到了天风接引、情怀应答、人书俱老的朴臻艺术境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张玉峰先生的绘画技艺形成了师古而不泥古、笔墨清润、意境高深的独特风格。

先生一生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砚田耕耘，益寿延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在本画集作品的征集中，先生不计名利，助人好施，先生本人保留的作品不多，其作品多为亲近老友或潍坊藏苑及社会各界贤达和草根庶民朋友所珍藏。由此可见，先生为人淡泊而宁静，他心如止水、老而弥笃，交友广泛而不论贫富，他不慕金钱、不趋流俗而生活简朴。先生已年逾百岁，但精神矍铄，孜孜不倦，并不断攀登艺术高峰。

最后我们共同祝愿张玉峰先生松鹤延年、艺术常青。

于伟建

2014年2月18日

(本文作者系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潍坊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潍坊同志画社副社长、潍坊合兴美术馆馆长。)

松鹤延年的老屋

——我的启蒙老师张玉峰

老师已是百岁的老人了，但看上去还是以前的样子，容颜依然是那么的慈祥，言语也永远是那么的和蔼……似乎从我认识时，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仁厚长者模样的。

四十多年前，老潍县西门里有三条过道。过道是很著名的，一条一条又一条，老师居其一焉。那个时候，我怀着对书画的热爱和对老师的崇敬，十天半月就要去一次。穿过忽明忽暗、忽高忽低、悠长悠长的过道，才能到老师的家。

老师的家几乎在过道尽头，一色青砖房屋，墙高而厚，堂屋的大门漆黑，青砖地面和家具也是深暗色，显得神秘而让我充满了好奇。灯有些暗，隐约能看到黑暗中贴在东屋门框上已经熏黑了的画是那《松鹤延年》，背景是模模糊糊，衬托得两只仙鹤特别白，特有立体感，几乎每去必看，望画出神了好多年……人也就亦仙亦鹤了起来。

老师的八仙桌放在北窗下，铺着旧报纸作画用，右首太师椅的上方挂着一幅他二十岁时画的白鹅，半工半写的笔墨，亦是让人神思万里。老师戴着花镜，一会儿给我示范，一会又从花镜上看着我慢声细语地讲解。那神志、那画法、那语气都和那间老屋浑然一体了，我就在这种氛围里长养起了自己。

少年的我害羞拘谨，不爱说话脾气又急。记得老师看画时，有时就直接在我认为画得很仔细很好看的画上动笔示范和讲解，因而常常急得我满头大汗。每当此时，老师便笑呵呵的说：“好！好！不改了……不改了……”师母常言：“你和你老师真像，就是画画认真，老觉得自己画好，不让别人说不是。”

老师看画都是用表扬的口气，说这里好，那里好，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让你知道这里怎样更好，那里应该怎样画，回家再画时才明白自己画的每个地方都有不足之处。怕老师改动自己的画，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可笑得很哪！

印象中每次去，老俩口都要问长问短：工作、学习、家庭……我每取得一点成绩，老两口都欢喜好长时间。我喜欢看两位老人常常问年龄时那种惊讶的表情，似乎他们是两位神仙，没有随着时光变老：“噢？你要结婚了？”“真的？你有三十了？”“哎呀你都四十出头了？”“什么？孩子都上大学了？”“怎么能啊！你有小五十了？”……每次问后都连连叹息：“真不经混，不经混呀！”

我就是这样在老师和老师家人的关爱下，在时常游离于画画之外的画境里一天天长大了起来。

有一年，我家里失火，不知怎样让老师知道了。在给老师祝寿的宴会上他把我悄悄拉到身旁轻轻问：“家里都很好吧？”“很好。”“烧得厉害吗？”“反正能烧的都烧了，只是可惜了你每年给我一张的那些画……”老师暗暗塞给我一千元钱，含着眼泪对我说：“只要人没事就好，再画……再画！”想到老师生活一贯的简朴，年龄越来越大，房子却越住越小，生活条件也一般，这个心意

好重啊！当时我的感动难以言表，只有默默接受老师对晚辈、对自己学生的深情厚意了。

几十年来，老师的画风没有大变。有的只是更加老道精炼，更加平实古朴，更加淡雅祥和；那题材还是吉祥如意的花鸟，还是清秀亲切的田园，还是雄健而淡远的山水……人如是，画亦如然，人如其画了。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向来推崇书画以“平淡”为最高境界，苏东坡说：“凡文字……渐老渐熟，万造平淡。”孙过庭《书谱》又言：“……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也讲明了“险绝”只是成熟前的一个阶段，而平淡是归真的准则和终极目的。所以，古之大德有“平常心就是道”的甚深感言。老师之所以有如此功力，是因为老师年轻时就在名师的指导下，由“四王”山水入手，花卉专攻恽南田，历事练心，从而打下了正统的绘画基础。而后，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期间，又大量地浏览了历代名画，并受到近代山水画集大成者黄宾虹先生及吴镜汀等先师的悉心指导，在师承传统绘画这条道路上坚实地走了出来，这一走就是八十多年……八十年来，老师从不为名利所动，很少参加展览，也没有加入过什么协会。人总是那么的从容而淡定，谦恭且真诚，简朴并简单地生活着。

老师已是期颐高人了，也幸亏老师的高寿，让我们这些晚辈后学还能真切地看到中国画是如何的一个延续过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老师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家，因为画画就是画的心性，艺术的进取也是心性的修养。

老师走过风雨百年，几经波折、几多坎坷，但老师身体力行“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铭言。我亦三生有幸，为吾有师。

2007年春去看望老师，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卷画，打开看是六张纸画着各种小鸟的画。他笑眯眯地问我画得怎么样？我一看便说：“画得好！是老师以前画下的吧？怎么没有补上景？”老师笑着说：“小时，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小时候画的吗？怎么自己画的都能忘了？”听老师这么说，才恍然想起这是跟老师学画时画的，老师说当时看我画得很好玩，答应给补景的。老师说：“不知怎么一放就三十多年了，唉……”老师又说：“最近我就补景。但画不给你了，我留个纪念，你还年轻，不知道以前东西珍贵。”我听了特别高兴，赶紧说：“张老师啊！我可太荣幸了，你现在补景，等于九十多岁的老画家给十几岁的学童补景呀！”“我愿意，我愿意，哈哈……”

看到老师高兴的样子，我又仿佛回到童年，回到了那“松鹤延年”的老屋……

时振华

2014年元月

（本文作者系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省美协主席团委员、潍坊市美协常务副主席、潍坊同志画社社长、潍坊艺术馆研究员。）

玉峰山水不染尘

仁者寿，是人们对好人的一种良好祝福，抑或也是大自然对好人的一种回报。

书画者寿，是因为书画创作需要宁静，而宁静则可以致远。

张玉峰先生既是仁者，也是书画者。因此，他的长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张玉峰先生不但乐山乐水，而且画山画水，这是其一生追求的事业，如今已年届百龄，依然孜孜不倦，用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如是者，世所罕见。

张玉峰先生是潍坊人，著名山水画家，兼善花鸟画和书法，是“潍县画派”的重要成员。其出身寒门，幼年拜邑人著名画家丁东斋先生为师，稍长后入“潍县同志画社”，对诗书画印进行全面修养，打下了坚实的书画功底。

20世纪30年代，在青州市立第四师范任职时，与山水画家施佩秋（曾任中国美协理事，辽宁省委宣传部长）结伴，壮游境内名山圣水，进行写生，师法自然。从此，走上了主攻山水画的道路，并且终生不辍。即使退休后，还曾卜居沂蒙山区三载，六进鲁山搜尽奇峰打草稿。

20世纪40年代初，经识者介绍，有幸入故宫博物院古画研究室深造，得以遍临大内珍藏历代名画，眼界大开，并受业于黄宾虹先生和吴镜汀先生，特别是吴先生对其关爱有加，常邀至家中，单独指导，画艺大进，终身不忘。

先生的山水画，初学“清初四王”，这也是清末民初的潍县画风，复上溯至“吴门四家”和“元四家”，其中黄公望对其影响较大。

然而，先生拟古而不泥古，写生而不照临，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既能博观，又能约取。进而，创造出一种清新恬淡的画风。

西方的一位艺术家曾说过：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吴昌硕则认为：“画之所贵，贵在存我”。这里所说的“个性”或“存我”，就是指的艺术家个人风格语言，是艺术家的生命所在。

张玉峰先生的风格首先胜在意境上。先生笔下的山水画无疑是壮丽的，但在壮丽之外，有一种淡泊、恬静的逸气，观之往往使人有一种超然物外、宠辱两忘的感觉并且心向往之：

武陵桃源何处寻，玉峰山水不染尘。

不知有汉无魏晋，吾侪愿作画中人。

然而，先生何来如此之境界呢？俗话说：“画如其人。”即先做人，后作画。先生一生与世无争，不慕荣禄，随遇而安，宽以待人，无所奢求，而唯书画是求，乐在其中，而怡然自得。而画即先生

心声的表白，是其人生的写照。

另外，在技法运用上，先生博采众长，不泥于一格，以工细为主，兼参写意笔法；又先生既是书家也是画家，所以很自然地将书法用笔融入到画法之中，因此，虽画面清新但不显纤弱。在设色上追求清新淡雅，兼施小青绿。

凡书画大家，往往经过数十年锤炼，到晚年有一种觉悟，是一种飞跃，即所谓“衰年变法”。张玉峰先生也不例外，也有这一过程，那就是“简约”。郑板桥认为：“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这里说的“领异标新”是指个性，前文已提及。而“删繁就简”则是指简约，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精华，是艺术的精髓，是一种历尽沧桑后的美，是一种骨傲的美。然而，如何才能作到增之一笔则太繁，减之一笔则太简呢？其中的奥妙，或者只有画家本人才能体会到的，而其中的艰辛，笔者也实在难以名状。

张玉峰先生还是一位多能的画家，除善画山水之外，还精于小写意花鸟画，主要走恽南田一路，晚年又参以青藤、白阳笔意，并注意借鉴民间艺术，设色艳丽，追求雅俗共赏，构图常采用山水与花鸟相结合方式，以及勾勒与渲染相结合、浓墨与重彩相结合的画法，具有典型的潍坊画风。

此外，先生还精于工笔人物和书法，人物师从陈老莲，书法宗二王。

除精于书画外，先生还是一位美术活动家。所到之处辄与当地书画家交游，积极参与美术活动，与之交流切磋，取长补短。尤其与潍地画家过往甚密。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也赋予了其新的艺术生命。退休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美术活动中去，用画笔讴歌改革开放的业绩，不遗余力。80年代初，参与发起成立北海书画院，是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积极开展推动书画活动：举办书画展览、讲座、学习班，并亲任主讲山水画法，培养了一批书画工作者，不少优秀者现在已是著名画家。先生还经常上工厂、下农村、进社区、去学校，推动传播书画艺术。先生还积极参与各种义捐义卖活动，即使年且百龄，仍然义不容辞，让人景仰。先生是仁者，又是书画家，也是寿星，他的心就像其画的山水画一样一尘不染。值先生百龄之际，敬贺张玉峰先生和他的书画事业：繁花似锦，山高水长。

韩东平
2014年元月

侠肝义胆 兄弟情深

——记 68 年前潍县丹青艺人在济南的一段友情

近日，百岁老画家张玉峰先生托他的孙子张全忠送给我一张 69 年前在济南拍摄的老照片。上面有张玉峰、陈寿荣与一位叫杨钟华的三人合影。照片泛黄，记载着一段潍坊丹青艺人与朋友间一段侠肝义胆的动人故事。

照片右侧是张玉峰先生（1914 年生）。1944 年，张玉峰在济南义德栈做账房先生，业余时间从事绘画创作。一次机缘，张玉峰与同乡陈寿荣先生在济南邂逅，不久又认识了同样爱好书画艺术的青年杨钟华，三人结为挚友。

照片中间者是我市著名的金石家陈寿荣先生（1916 — 2003）。先生着一身戎装，煞是威武。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陈寿荣为了学艺，住到了他父亲在济南开的义丰货栈内。时值抗战胜利在即，国家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经友人介绍，陈寿荣入伍，担任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部参谋处二阶（同中尉）书记，司缮写公文，数万字的《受降书》即由陈寿荣用小楷誊写的。

照片左侧青年叫杨钟华（1916-1984），济南某银号的职员，章丘人，自幼喜欢书画、篆刻，思想进步，性格开朗。三位年轻人都有一颗爱国的心，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陈寿荣为杨钟华篆刻了一方“桃园三友”印章，杨钟华为张玉峰篆刻了一方“白浪河畔”的印章。杨钟华多次讲过：“我一定找机会到潍县去，一定要看看你们的白浪河！”杨钟华还在印章的边款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张玉峰将这一枚印章一直珍藏到今天。张玉峰专门画了一幅《寿同山岳》的山水画，由陈寿荣题款“松柏长青，万古流芳”，作为二人的礼物，赠与杨钟华。他们的友谊就像泰山上的三颗松树，虬劲挺拔，万古长青！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三人合计，举办一次画展，张玉峰、陈寿荣各出 60 幅画作，杨钟华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以及善于交际的特长，联系了当地媒体与济南商会的介入，地址设在普利门的青年会内，画展由社会各界鼎力玉成。作品全部卖出，所得收入捐献给了慈善机构。一时，潍坊书画艺人的善举在省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画展结束后，三人合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杨钟华思想进步，向往革命，在日寇投降后，决定要去延安。但是路上没有盘缠。于是，悄悄地与张玉峰大哥商量借钱的事。张玉峰在济南义德栈做账房先生，收入很低，微薄的收入要养活着

包括岳父母在内的十一口人。尽管自己生活拮据，但他毫不犹豫，立即从柜台上预支出十元大洋，交给杨钟华，支持他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

40 多年过去了，双方失去了联系，杨钟华杳无音信。

其实，杨钟华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后，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进步很快，不久即入了党，当上了贺龙元帅的秘书，跟着贺龙转战南北，立了不少战功。解放后，担任西安博物馆馆长等职。

1984 年第一届国际风筝会开幕，在西安工作的杨钟华在报纸上看到了陈寿荣的名字，立即投书潍坊市政府，要求协助查找张玉峰。政府将信转到了张玉峰的工作单位昌潍建筑公司。张玉峰一见老朋友联系上了，立即复信西安。杨钟华收到张玉峰的来信后，高兴之情难以言表，恩人找到了！他一连写了七张信纸，从工作到生活说了遍，又介绍了子女情况。他说，我买了唐三彩等礼物，即日乘飞机赴潍道谢老兄。

张玉峰收到第二封信后，立即复信，表示热烈欢迎来潍做客。但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老友却一直未来……

1984 年岁末，家里收到了兰州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杨钟华的弟弟来的，说哥哥找到了恩人，过于激动，夜间脑溢血病故。

……

在这里，我们忽然想起了李白的千古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 ”

兄弟离别 40 余年，即将重逢时，又永远的离开了。痛哉，疼哉！然而，兄弟之间那侠肝义胆的友情却像滚滚的长江一样，永远的流淌！

于家干

2014 年 3 月 4 日

我的父亲

——张玉峰百岁书画历程

我的父亲张玉峰自幼好学，酷爱书画，六岁时就跟随清末民初著名人物画家丁东斋先生习画，先生爱之，遂收为弟子。

1928年，父亲加入潍县“同志画社”。当时，青年画家郭兰村、赫保真等组织“益社”，共同研习国画。在此基础上，由丁东斋先生倡议成立了“同志画社”。它是山东最早的画界社团之一，也是潍县画史上的创举，培养了一批青年画家，其中多人成为国内、省内和市内画坛的领军人物，影响了一代画风。

“同志画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受其影响，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以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各种风格为宗旨的三不制度。即“不标榜某一派；不吹捧什么人；不排斥任何人和派别”。因而，父亲得以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获益匪浅，从此具备了较坚实的国画功底。

1932年7月，父亲到山东省第四师范学校（后为益都师范）教务处供职，有幸结识了美术教师施佩秋，施佩秋毕业于上海美专，精于山水人物画（解放后曾历任东北画报社社长、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国美协理事、辽宁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受其影响，父亲对山水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逢星期天两人便结伴游云门、登驼山……大自然的壮美、山川之灵气，深深感染了父亲，使之振奋。于是，每到之处便刻意写生，将对山川的感悟尽收草稿之中，这为其后来山水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4年8月，冯玉祥将军去烟台路过青州，在山东第十中学举行了一次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演讲，将军的朴实和爱国激情深深感动了全体师生，也教育感动了父亲，激发了父亲的爱国热情，从此他便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画笔描写祖国的美好山河，并伴随其一生。

1937年冬，日寇入侵山东，学校被迫停办，父亲回到故里，从此便常与家乡画家郭兰村、郭味蕖、徐培基、于希宁、陈寿荣诸先生交游。他们多为“同志画社”画友。于是，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相互砥砺，取长补短。父亲也从中获益匪浅，画艺大进。

1940年春，父亲应潍县“十笏园”主、开明士绅、方志和地理学者丁锡田之邀，赴北平禹贡学会工作。禹贡学会是社会名流和雅士荟萃之处，父亲的好学和熟练的绘画技艺受到赏识。1941年春，经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赵晓孚先生保荐进入故宫博物院古画研究室录为国画研究员，从事古画临摹与画史学习，受业于黄宾虹，后又从师吴镜汀、吴光宇先生。吴镜汀先生对父亲更是格外器重，画稿总是亲自批阅，精心指点，每个星期天常邀至家中，边画边讲。在博物院学习期间，父亲饱览了中国历代名人字画，眼界大开。父亲聆听诸大师教诲和点拨，画艺大进。期间，山水重点临摹“四王”，画鸟则主要学习恽南田。

1944年，迫于生计，到济南“义德栈”专运公司干账房，在泉城偶然遇到少年时画友黑伯龙，黑伯龙也是丁东斋弟子，当时从上海美专毕业，正在济南从事美术教育。经他介绍，父亲很快就融入了省城书画界，经常参加书画活动。次年，父亲与陈寿荣二人精心创作了六十余幅画作在泉城义卖，引起轰动，所得

三百大洋全部捐献给“潍县同乡会”，救济在济潍县难民。父亲的好友杨钟华先生向往革命，但迫于经济，迟迟不能成行，于是父亲便慷慨解囊资助其奔向革命根据地参加共产党（后曾任贺龙元帅秘书、西安博物馆馆长）。

解放后，父亲回到久别的故乡。1950年就职于山东建筑公司青岛分公司潍坊办事处，即后来的潍坊昌大建设集团，从事工会工作。“文革”时期，国画成为“四旧”，不能画了，父亲便拿起油画笔画毛主席像。1967年，在绘制毛泽东巨幅画像时，不慎从三米多高的脚手架上摔下，造成锁骨骨折和腰椎脱落。即使在病床上，父亲还让母亲搬上饭桌，背靠棉被，坚持作画。

1975年，父亲退休后，被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聘为艺术顾问，他的绘画技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时研究所正在做中国画出口业务，急需专业人才。于是，父亲便担当起设计样稿的重任。作品从小到方寸的蛋壳画，大到几米巨幅的墙画和屏风画，形式多种多样，不可数计。内容包括人物、山水、花卉、翎毛、走兽等。如作品《锦上添花》《松鹤延年》《金勒马嘶芳草地》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后来，所有创作画稿都无偿捐给了研究所。另外在创作的同时，他还经常抽时间亲自指导研究所的青年人，培养了一批书画人才。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为促进我市书画艺术的开展与对外文化交流，以及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遍吹中华大地，也吹绿了书画艺苑，书画家迎来了春天。为推动潍坊书画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父亲参与发起创建“北海书画院”，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兼任指导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团结书画界同仁，通过举办书画展览、讲座、学习班，以及对外交流等形式弘扬中国书画艺术，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他们还经常深入基层讲书画知识，将作品送到部队、企业、农村、学校和街道社区等，深受群众的喜爱。举办书画学习班，父亲亲自讲授山水画技法，培养了大批书画人才。如他的学生时振华，被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授予为“97中国画坛百杰”称号，成为很有成就的中国书画家。还有的定居日本，在日本办起了学中国画的学习班。还有的在青岛、天津担任院校的重要工作等，另外，父亲还积极捐献作品参加赈灾、助残义卖活动，就在汶川、玉树发生地震后，画院因父亲年事已高，又刚做完手术不久，没有通知他义卖的事情，但父亲偶尔从电视上得知地震的消息，即刻作了多幅四尺花卉作品捐赠义卖，此时父亲已九十多岁高龄。此后，新闻媒体作了专访和报道，受到人们的赞赏。

父亲能成为有成就的艺术家，与母亲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家务活和内外大小事情都由母亲承担处理，使父亲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作绘画中去。这还与他数十年的勤奋是分不开的。他就像一个辛勤耕耘的老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伏案挥毫，砚耕不止。真是：“九十春秋付翰墨，山水花卉结情缘。”这情缘还将继续下去，终其一生。

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也是对子女的关心。父亲经常讲，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同时强调

画品与人品的结合，人品高尚，画品自然高尚，所以研究国画的人，不单要从国画的风格、技法上入手，还要注意人格的修养。他谦虚谨慎，简朴敬业，团结同仁，也对我们讲要干好工作，首先要做好人，与同事和邻里要搞好团结。他要求自己先做到，为子女做榜样。父亲很讲究卫生，我记得小时候，每天睡觉前洗脸、洗脚和清扫好衣服上的灰尘，否则不能上床睡觉。天天如此，时间长了形成自然。父亲已是百岁老人，仍坚持每天睡前洗一次澡，每天早上起床自己整理床铺，很少生病。生活上非常简朴、平凡，粗茶淡饭。一日三餐，食量适度，按时休息起床，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2000 年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登门向我的父亲求画，但父亲不认识他，先生自我介绍“我与陈寿荣老师为邻，上门求画时，陈老师很忙没时间不接待我”，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我父亲的住处，请我父亲给其作画，因为他非常喜欢我父亲的国画，父亲讲只要你热爱喜欢，那我就圆你这个梦。作了一幅《松鹤延年》祝他长寿，老先生握着我父亲的手说：“谢谢张老师，谢谢！”

2005 年 3 月收到从潍坊市文联转来的一封信，来信地址是湖南省湘潭县赵明才先生。书信内容中赵先生自己介绍是雷锋时期部队先进干部，退伍后，非常喜爱中国画。一次在潍坊国际风筝会的宣传材料中发现有介绍张玉峰的作品和文章，所以用书信的方式和父亲取得联系，当时母亲病重，父亲大腿骨折身体还没有恢复。但赵先生千里来求画，书画传友谊。克服一切困难，我同父亲合作一幅《富贵延年》寄给了赵先生。后赵先生出版他收藏的书画集。《富贵延年》的作品也在其中，并表示感谢。

都说画如其人。父亲亦然。他为人谦和，就像他的书画一样彰显着朴实和淡雅；他交友广泛，无论老幼，都待之以诚；他关心热爱青年，提携新人，乐意和他们一起共同研究书画艺术；他不求名利，与人无争，即在市场化的今天，对求画者，也依然出手大方，鲜提金钱二字；他为人低调，不张不扬，从不宣传自己，因此，赢得人们的尊重。

父亲自幼习画，至今已百岁高龄，可谓书画伴其一生，书画就是他的生命。或缘于此，书画与父亲的长寿和健康是分不开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正是由于这样的心境，使父亲的书画艺术和健康长寿达到了常人鲜能达到的高度。父亲常讲：“用书画传友谊，用书画交朋友，用书画促和谐，在有生之年，将继续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书画艺术尽绵薄之力。”

由于父亲的勤奋，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代表作有《松壑隐居》《荒山变良田》《匡庐飞瀑》《松鹤图》等，分别在全国、省级报刊发表，获得一等奖。有的作品在全国政协、建设系统和老年书画展览中展出。有的作品被山东省政府、蒲松龄纪念馆、江苏省周恩来纪念馆收藏。潍坊市 2013 年成立“潍坊同志画社”聘其为名誉副社长。

父亲的一生是书画的一生，是健康的一生，是长寿的一生，而且还将继续往前走。

张毓莹
2014 年元月

题贺作品

百岁玉峰

刘大为

刘大为 百岁玉峰 34cm × 136cm

刘大为（1945年—）山东潍坊市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